

以征討責經略使互杼耆定之猷而臣得畢
智竭愚佐樞中一畫敢不竭頂踵以報尤願
皇上特渙德音臨御

宸扈朝羣臣而問以疆場之修否戰守之機宜
如平臺召對故事則大明中天羣陰自息將
入埏九塞有金甌盤石之安而樂浪潢池豈
足問哉

○巡撫劉曰梧題爲秋氣日深邊防轉迫懇祈

聖明詳部覆發營軍以安重鎮事臣承乏撫薊在
門戶以爲

陵京堂與之衛虜覘我征倭委輸罄竭于遼妄欲
蹈瑕蠢動明酋結連西虜移帳住牧近地矣
窺伺奸細擺戶稍戶占太來子六指兒等疊
報生擒取有謀犯口供在案矣臣不欲張大
以生戎心恫衆情誠日夜憂之關臣潘汝禎
媿媿條危薊之謨按臣王象恒遑遑清防薊
之戍彼二臣者共事地方迫秋高防虜逞入
告異詞而同憂者也頃得邸報兵部從按臣

請倣萬曆三年例叅酌京營督協之咨擇將
鮑承先調五軍戰兵二營選鋒三千四百有
奇分防薊門臣北面額手希旦暮禁軍從天
而下而秋氣漸深各道協憂危單匱稟請紛
紛至矣方遼事之殷也騎兵五千薊簡拔而
遣之選將張旆楊欽統領出關見防清河瀋
陽等處各已立有戰功嗣是而募壯丁凡三
千選將江萬仞等統領督發旬餘而高副將
所遣家丁二鎮守而下九標十二路各勇士
踰百累千營路爲之一空又杜鎮守舊丁拔
去者罪弁黃鉞楊垣等所攜帶者與攻鐵攻
木以匠取者通前後積數盈萬皆薊兵也士
皆選飽而馬騰衝者也不寧惟是三月來道
協之經管有司之馳逐盡遼事也戰車幾千
乘神器幾千位甲冑萬副悶棍數萬火攻之
具十萬銅鉛鐵戈矛弓矢細載以輸者不絕
于路迄今未休爲遼救也計簡拔馬亦已七
千四百有奇而償給寺馬三不得一也臣誠

迂愚豈急纓冠之救昧挈瓶之守哉乃罷廢
職掌之爭邇者叩閣之牘盖妄謂隣之救王
之事臣之職也臣惟力是視旣岌岌圖之臣
力竭矣臣獨身肩薊守其不可者臣頭可斷
臣守不可奪脫不幸薊復有事臣不足恤遼
母乃益糾紛乎今日之薊士馬去而防守單
摘發多而精銳盡器具轉輸無餘而攻守之
備將空氓隸疲于奔命而官司之精神竭微
臣衰殘餘息又不足言矣臣勢危迫至此

皇上何愛而遲疑于三千士馬之發耶薊爲京師
門戶門戶嚴所以安堂奧也况距京師百餘
里而近環戈荷甲未始不西向衛

陵京也至若按臣所稱俾請禁軍習烽燧親矢石
因以稽詭冒毋俾駭金鼓而避戈矛猝然有
急士卒無胥靡潰北之患此百世之計匪徒
爲今日之資也豈待其詞之畢哉伏乞

皇上亟沛德音勒令兵將刻期赴防一如部臣條
約庶士氣倍而虜膽寒近圍完而隣防固矣

○兵部題爲遼左徵調方殷各邊防禦宜亟祈再
嚴加申飭以固疆圉以鞏內地事照得奴酋
釀衅以來一方倡亂九徼震驚各邊黠虜窺
衅而生心效尤而蠢動皆勢所必至者况今
徵調四出急若救焚士馬器具所在挑選一
時不無空虛可遂泄泄而忘戒已乎且如奴
酋蠢爾小醜耳計其地土甲兵不足當我中
國千百之一二忘歷年豢養之恩肆犬羊反
噬之逆蓄謀固非一日儻守遼將吏果能修
我戈矛固我封略卽奴酋狡焉狂逞豈能遽
得志于我而至破城隕將蹂躪若此極哉是
前車之覆正後車之鑒也頃自題奉

欽依徵調兵馬各鎮發遣恐後或報挑選數目或
報起程日期羽檄旁午絡繹不絕不可謂非
急鄰之義但各鎮爲遼計則披髮纓冠之救
不容少緩而各鎮自爲計則曲突徙薪之慮
不可不先茲當風勁草腓之秋正屬胡馬驕
嘶之日本部遵循往例雖已請

旨申飭第恐後調將領徂燕雀處堂之安忘戎馬
生郊之戒萬一地方有事又或以援遼藉口
爲卸責脫罪之地是遼鎮已誤各鎮豈容再
誤乎再照調各兵薊鎮最多宣大山西次之
延寧甘固又次之然總計各鎮調遣多者不
過十分之二少者未及十分之一况又隨卽
召募頂補原額勢未嘗至單匱也臣願在事
諸臣嚴先事之戒預未兩之防日討軍賞時
加申警卽多方窺伺無所不乘而我亦無所
不備所謂無恃其不來恃吾有以待之也此
在各鎮督撫見形察影長慮却顧無俟臣部
但臣職掌所關不得不爲私憂過計敢徼
皇上廟算行令諸邊愈加甚飭故雖三令五申不
厭煩數耳相應題請合候

命下通行各該督撫衙門嚴飭鎮道將領等官參
酌近日虜情比常萬分嚴備務期在我無可
乘之隙而沿邊無意外之慮則疆圉固而內
地安區區建夷不足慮也

○南京中軍都督府掌府事懷遠侯常胤緒等題
為虜酋警報孔亟兵需告匱莫支懇乞

聖明行權濟變慨發帑金以採畿輔卹危以保國

家長治事竊惟外侮為內治隱憂遼左實畿

輔要地故遼土之得失而京畿之理亂關焉

宗社之安危繫焉此建酋之犯順當事者所

為議戰議守議兵議餉岌岌乎圖維而不敢

以尋常細故漫然視之也孔子曰足食足兵

孟子曰師行糧食彼一聖一賢豈空言哉蓋

謂有兵斯有食食足而後稱兵行師之要務

也顧兵集矣而餉猶告缺餉給矣而數猶不

敷諸司之搜括殆盡而衆兵之資藉更繁諸

臣之請給日殷而內帑之閉藏如故况近接

邸報奴酋猖獗益肆又占三堡矣經略請兵

惟急危在萬分矣事勢之喫緊如是是尚可

泄泄不加之意乎使兵調而無糧猶無兵也

糧支而不足猶無糧也以是而使之攻堅擊

銳將忍枵腹以戰強胡乎抑亦張空卷以當

大敵乎必無幸矣爲今之計伏願我

皇上念疆場纍卵之危憤虜酋跳梁之慘謀周百
勝動出萬全思國家之金甌爲甚重而視帑
藏之阿堵爲甚輕勿以前發十萬曰已竭卽
以再發百萬爲不多以濟行間嗷嗷之衆以
釋目前洶洶之憂將重賞之下必能買勇以
效力宿飽之士亦皆攘臂以爭先虜酋不足
破而遼左不足憂矣夫今捐百萬以貽

國祚萬世之安此其獲利爲孰大不惜今日之
百萬而可省後日之數百萬此其畫計爲孰
長用權宜於一時而垂治安於億載我

皇上見及於斯當不俟覽牘之畢而毅然下蠲資
之詔矣若一切那借追逋開納節省是皆迂
遠之圖緩不及事而無當于今日燃眉燎原
之勢者也更須急下所效謀之疏以集羣策
急用所舉薦之人以收桑榆是又爵等芻蕘
之見愚者之一得也爵等世受國恩誼同休
戚目擊時變心切主憂故敢冒昧陳言若此

○巡按山東御史陳王庭題爲建賊攻克清河遼
鎮勢在垂危乞催奉調官兵星速赴援以保
根本以解倒懸事本年七月二十四日臣巡
行廣寧城南據分守東寧道右叅政閻鳴泰
呈稱本月二十二日據清河頭一次夜不收
周仁仕口報達賊不知其數于本日寅時從
本邊鴉鶻關進境徑奔清河本時又據第二
次夜不收翟蠻哥口報達賊不知其數徑衝
清河堡東間又不移時又據第三次夜不收
蕭仲良口報達賊圍攻清河堡城各等情到
道據此該本道看得奴酋蓄謀已久今復攻
圍清河事在萬分危急本城雖有駐防之兵
各路雖有應援之兵第恐衆寡不敵合無呈
乞俯念虜勢猖獗火速調撥大兵連夜前來
解救倒懸庶孤城可保遼事尚有可爲矣等
情馳報到臣臣卽單騎馳至鎮城與經略楊
鎬會發右營遊擊劉遇節營新兵營原任遊
擊趙啓禎等統領新舊兵丁四千餘名星速

東援訖至二十五日寅時又據該道呈稱據李尚口稟稱本月二十二日押同通事盧國士等至柳河遇報虜賊五更時圍攻清河卽差內丁萬應登探至二雙嶺有賊堵路夜黑不能前去聽聞清河未時分不見城內砲聲已攻破等情具稟到道同時又據差往清河放撥強兵右營中軍孫國翰稟稱小的往清河哨探夷情于二十三日巳時行至威寧營堡撞遇探夷撥夜馬紀稟稱二十二日達賊圍住清河至未時分從東北城角攻進堡內馬紀惟恐不的又往前探親見從城墻水洞走出西兵六人內一名被傷等情到道據此該本道看得清河修備三月有餘一切火器城守之需靡不畢具隄備不可謂不久矣主客官軍五千餘名兵馬不可謂不多矣本道酌量機宜措授方略令之設伏出奇據險邀截申飭再三力亦不可謂不殫矣乃遊擊鄒儲賢張旆等竟株守城中閉門坐困致令夷

鋒環突攻未竟日易如拉朽本道任事以來
晝夜焦思心如火炙不及一月數四請兵尚
未見到目今東面藩籬業已盡撤遼城孤立
復何所依根本之地岌岌乎朝不謀夕尚可
不亟爲之計哉遼城兵將一空卽募兵千餘
身無片甲何以濟事復祈將廣寧見在兵將
火速發來以護遼城爲第一議仍乞火速移
文總督令杜總兵及西來兵馬星夜赴遼以
救垂危勿令職復爲前道之續也職腸已斷
職血已枯伏惟立刻施行等情本日辰時又
據鎮守總兵李如栢差夜不收口報李總兵
因開原道催督說奴酋要犯開鐵等處李總
兵移駐懿路設防于本月二十二日亥時又
報奴酋圍困清河帶領主客官兵馳援于二
十三日巳時到奉集堡聞得清河于二十二
日下晚被奴酋攻克訖各具報到職據此看
得奴酋巢穴迫近清河其垂涎磨牙已非一
日方其破撫順克五堡席捲狝突所不急攻

清河者以清河近在吻中謬意寬馭以弛我
防耳乃該堡修備已閱月主兵援兵復踰五
千督撫道臣已熟計此地矣緣本堡山徑崎
嶇虜騎隨發隨至鄒儲賢張旆困閉不通致
令薊遼兩處精健并該堡一帶生靈一時盡
被陷去遼陽門戶已撤河東喊哭震天全遼
危在旦夕岌岌乎不可保矣此時覓望大兵
早到一日遼民可延一日之命職前曾兩疏
催請大兵至今尚無到期儻奴酋乘勢長驅
將隱憂有不可知者矣伏乞

皇上仍勅兵部將調到總兵杜松劉綎柴國柱等
及已至關各鎮健丁馬上差官催督出關急
救危鎮庶免荼毒再照鎮臣李如栢見今提
兵開藩策應副將賀世賢驍陽駐防遼陽重
地無將無兵經略偕職前往河東而廣寧巍
鎮復無居守萬爲可慮伏乞

皇上軫念危邊速下副將李光榮新推總兵之
旨着念本官駐劄廣寧遙制河西一帶以壯聲勢

前調援遼總兵杜松等帶領新集兵馬俱赴
遼陽聽經略相機調發全遼生命猶可甦矣

汗然

籌遼碩畫卷之九終

籌遼碩畫卷之十

戊午仲秋

天都程開祜仲秩父輯

○欽差巡按江西監察御史張銓題爲奴酋罪在
必討廟算當出萬全謹抒末議以備

聖明採擇事職頃者天人交倣一疏中言遼事不
宜輕戰非諱戰也蓋謂戰非難而勝爲難必
先勝而後可戰若戰而不勝不如無戰此職
愚鯁鯁過計也然亦意奴已還巢或俟秋高
再舉近接邸報又見其突入衝邊攻陷三堡

前調援遼總兵杜松等帶領新集兵馬俱赴
遼陽聽經略相機調發全遼生命猶可甦矣

汗然

籌遼碩畫卷之九終

籌遼碩畫卷之十

戊午仲秋

天都程開祜仲秩父輯

○欽差巡按江西監察御史張銓題爲奴酋罪在
必討廟算當出萬全謹抒末議以備

聖明採擇事職頃者天人交倣一疏中言遼事不
宜輕戰非諱戰也蓋謂戰非難而勝爲難必
先勝而後可戰若戰而不勝不如無戰此職
愚鯁鯁過計也然亦意奴已還巢或俟秋高
再舉近接邸報又見其突入衝邊攻陷三堡

勾連北虜所在告急全遼之勢岌岌將危夫
遼危則薊危薊危則京師危此時捷伐之議
不再議而決矣顧戰危事未易言也必選能
戰之將練敢戰之兵無以卒予敵今所用李
如栢杜松劉綎諸人雖皆身經行陣累立戰
功然止遏小醜未當大敵奴酋狡黠多智老
于用兵此亦勁敵未可輕也不知諸將中誰
可當奴酋者宜令經畧楊鎬分別上請孰堪
前鋒孰堪中馭孰堪爲翼使各領一軍總聽
經畧指麾其偏裨以下必選有膽畧慣戰者
充之或取之廢棄或拔之營伍無拘常格便
宜題補見在將領若統縉子弟文墨書生及
庸懦昏愚者亟宜汰斥更宜

勅諭兵部移文各省招募材勇果有驍雄出衆智
畧過人者聽本地官驗實量行資遣于軍前
效用四海之大豈無赳赳干城伏在林莽必
有窺左足應者此亦選將之一策也然而有
能之將無制之兵亦不可戰今之兵可謂無

制之極矣平居操演原同兒戲坐作進退尚不成行及遇虜入不過遙爲聲援相離數里扎營前挑濠塹預發鎗砲使虜不蹂躪便爲上策迨其出邊已遠方敢追躡拾取餘鏃疲馬以報擄獲敢有覲面衝鋒以矢相加遺者耶卽如近日援遼之兵曾經挑選然出關者如赴湯火在道者已多逃亡此輩未遇虜而膽已裂一當行陣非抱首而奔卽俛首受刃耳所謂有兵之名無兵之實卽幾千幾萬將

焉用之徒費國家金錢耳近見經畧議調延綏諸路家丁似爲得策今邊方無事且以援遼爲急仍宜懸厚格募敢死士若數百人便可當脆弱數千之用至練兵無他竒術惟在信賞必罰法令嚴明使士知進生退死寧死敵不死法自然如山不可撼矣若中國長技所恃制虜者惟火噐蓋以我之戈矛遇虜之騎射固十不當一以虜之騎射遇我之火噐亦百不當一使撫順諸堡火噐夙備連發不

斷夷必不能陷城爲今日計勿惜小費多置
火藥火器卽本地不產硝磺委官于近畿收
買倍高其值商人趨利如鶩數百萬可以猝
至火器具備教習得法戰可以摧敵鋒守可
以堅我壘善用兵者以長擊短政此之謂也
乃其大要又在明功罪重事權何則今日將
驕卒惰而不可用者由于法令不行而法令
不行由于事權不重權輕法玩則經畧不能
制大將大將不能制偏裨偏裨不能制卒伍
此敗道也况社松輩皆以宿將並起勢不相
下不有以制馭之非軋而爭能則嫌而潰事
不可不慮職愚謂必得

天語嚴切責成楊鎬使之約束諸將如臨敵不用
命者偏裨以下以軍法從事大將卽奪其軍
列狀奏請如是旣可作其敵愾之心又可抑
其跋扈之氣卽有倔强不可使者不敢不俛
首奉法矣昔李光弼河陽之戰懷恩少却光
弼卽命取其首懷恩死戰卒能破賊經畧初

出關亦旌旗變色之時假以

陛下威靈行法亦易將士用命未有不克捷者儻其用法偏私則職等操白簡以議其後必不使軍中之法行而朝廷之法不行也顧後來法令宜明而目前功罪尤宜覈目前不覈則人無勸懲法令不行張承胤身爲大將不量而進喪師辱國一身之死豈能贖萬人之命而其子猶妄請優恤曾未聞覆軍之將得徼褒封之恩也梁必貴頗廷相見失主將復陷

陣以死突圍而出甘蹈白刃宜加優恤其陣傷而死者次之如全未受傷者非臨陣處後卽見敗先逃當亟斬之轅門以爲不忠不勇者戒李維翰身任封疆之重平時旣設防不固有事又束手無策縱不逮治亦當鐫職明旨僅令回籍聽勘則何以正失事之罪示將來之鑒乎總之功罪明而後法令可行法令行而後將士用命克敵取勝必由于此如使循姑息之故習守邊疆之舊套玩而無威亂而

不可使卽將卒如雲亦何益于勝敗之數哉
職遠在數千里外邊疆事宜不能盡悉亦據
邸報所傳者以臆度之若此一得之愚亦區
區杞人之憂也至於急糧草以備轉輸修險
要以防侵越簡京營以固根本則公車之章
已滿無俟職之贅矣

○戶部題爲援遼新設餉司酌議經理事宜以示
畫一以便遵守事看得奴酋肆逆廷議召援
征勦非三百萬餉不可然轉運不貲頭緒紛

襍故特設新餉司一員以管理之蓋責任亦
綦重矣所有合行事理如銀兩之貯嚴密衙
門也米豆料草買糴委官之會同各道也官
軍月糧之本折兼支也府佐衛營等官之聽
行委用舉劾也業已具在前疏奉有

俞旨疏中云有未盡事宜另行酌議臣更伏而思
之前會議百萬數內纔得六十萬已而南京
五十萬之借巡青二十萬之借水衡罔寺一
百萬之借亦纔得二百三十萬而且有許而

未卽解解而未卽到到而隨卽用者儻仰仗
國家之靈旦夕縛奴酋而致

闕下猶得早從結局萬一遼事一日未了則援
兵一日未撤援兵一日未撤則糧餉一日難
已尚得以不容易措之三百萬委之茫無着
落之處而漫不加慎哉近日科臣官應震有
足餉維艱用餉宜慎一揭大抵謂湊辦轉運
之難如此接續敷用之難如彼非授以節後
恐莫繼其爲今日遼餉慮至深遠也然所謂

節亦非徒事裁減之謂也士無一餐之飽誰
肯以身圉敵要以裁無用而裕有用則減一
分耗蠹卽贍一分物力于以養國家死士或
有餘矣臣請得借節之一字而發明之如舊
兵取給舊餉勿論矣撫順馬根單等堡之役
各營軍士大半化爲烏有而卽有召募補入
之數應從舊論其或有舊餉未到暫于新餉
借用則須以解到之舊餉補之總計募補舊
額若干額外另召新兵若干其額外新召卽

以新餉給之此在緊急時偶有通融而新舊
餉額切不宜混也餉銀未曾解到勿論矣已
解之銀如內帑十萬太僕寺二十萬工部二
十萬南戶部二十萬南兵工各十五萬并本
部十萬此外又有陸續解發雖一時未卽盡
數俱到然某處解到若干某項支銷若干某
項存留若干非真有茫茫不可問者雖督撫
經畧各道諒已分派的確而開報新餉司以
便類總奏繳不宜緩也按籍而授之食豈無
其名但南北川貴各鎮軍馬路有遠近到有
後先而中間亦有逃亡有事故假令以後作
先以無充有此何等時也而尚堪此虛冒耶
此實在之當議者也懸格而招之來豈曰無
兵然兵而勿精與無兵等夫獨不有以一當
十以十當百以百當千者乎其尪弱不堪荷
戈者勿使充數如此則一卒之費獲收一卒
之用而投石超距陷陣冲鋒卽不特破格賞
之猶之乎非靡食也此挑選之當議者也凡

此皆節之喫緊要着總歸督撫經畧各道臣
爲政而憑冊磨勘收放清楚餉臣潘宗顏實
任之他若召買價值因時貴賤轉運腳費相
地遠邇掛號銷號造報奏繳俱有舊餉司事
例而宗顏到彼與督撫經畧各道便宜舉行
真有不得不以節之一字用爲凜凜矣

○兵部題爲建賊攻圍清河勢且岌岌不保乞催
已調兵馬作速出關以遏長驅事爲照奴酋
尅我撫順之後不兩閱月陷我三堡已復賄
構諸虜犯我大清長勇等處蓋以東西牽制
我師使我疲于奔命彼且自爲休息待秋高
狂逞謀最狡也前此內外諸臣不待燭照數
計而已逆覩其情形故引頸各鎮援兵恨不
旦夕入遼者正爲今日慮也先是臣部具題
明旨促令總兵杜松等星馳出關臣部又檄催再
四亦無非爲今日慮也夫何迄今數月各總
兵官有報底關者有報過昌平者有報底通
灣者有聞駐永平者夫聞命急趨臣子之義

也况當賊虜跳梁之日尤諸將奮不顧身之時奈何互相觀望彼此逗遛竟未有先驅出者甚非所以遵王命而急纓冠也至于各鎮兵馬止宣大山西報有起程尚無抵關日期而延寧甘固浙江湖廣道路修阻俱杳然未有報矣今經畧揭報奴酋已圍清河勢甚危急夫使清河失守則寬奠鬲陽之勢危使寬奠鬲陽失守則遼陽之勢危而全遼震動延及畿輔岌岌乎寇在門庭且及堂奧矣臣一接此報不勝驚愕因思諸將受國厚恩起自廢棄乃怠緩從事不卽出關各鎮兵馬業經調遣起程乃獯狴道途不疾馳赴者總之我皇上起用經畧雖責以征勦之重任而未嘗畀以生殺之大權是以臣前具末議首請賜上方劔正爲闡外之制權不重則令不遵非是無以震懾人心而使之爭先效命耳查萬曆二十年五月內征劉東陽賜三邊總督魏學曾劔一口又二十七年七月內征楊應龍賜川

貴總督李化龍劔一口且欽奉

聖旨云申明軍令將帥有不用命的先斬後奏則專征賜劔固我

皇上之往事可按非臣今日之臆說也伏乞

皇上查照往例賜劔尚方凡將帥有不用命者自總兵以下經畧俱得以軍法從事

嚴勅各總兵兼程出關赴經畧軍門聽其調度防勦併令各鎮援兵報有起程者作速出關未起程者作速起程各照原限日期至遼如有

逗遛觀望致誤軍機者在外聽經畧按臣在內聽該科及臣部從重叅處庶法令嚴明而人心振肅奴酋之長驅可遏戡定之膚功可奏矣既經具揭前來相應題請正繕寫間而清河被尅之報旋至矣勢急情迫懇祈

皇上卽刻批發容臣部馬上移文各總兵及督撫衙門一體欽遵施行

○兵科署科事給事中趙興邦題爲清河失守大將寡謀並陳目前要務以救危遼事臣自七

月接遼東巡按陳王廷揭帖知清河于二十
二日寅時被圍未時卽下其間官軍殺傷人
民擄掠按臣未及詳言迄今八月猶未得總
督經畧之報臣故無所據其情形得以上聞
第據總兵李如栢塘報臣讀之再周乃知如
栢料敵之智短策應之機誤也據報李如栢
于七月二十一日在瀋陽聞報奴酋調各寨
精兵約于二十日離寨犯搶清河又于二十
二日聞報建夷五十餘騎往西行走疑其勾
連西虜卽日移防于懿路夫如栢二十一日
瀋陽聞報之時旣知奴酋犯搶清河當于二
十一日速往清河不當于二十一日移防懿
路也及聞清河之急從懿路而往清河未至
清河而清河已陷是其所援非所犯所犯非
所援其中之有意無意誠不可知而料敵不
中策應非宜如栢其何辭于清河之失也今
奴酋尚據清河不去雖如栢發奮俟其調集
兵馬決一死戰戰而勝也固不足以償清河

之失如戰而不勝則張承胤之往事不益損
國威而重國耻乎則遼事益不可爲矣曩者
撫順之失猶曰平昔無備奴賊以計陷也今
清河修備四閱月矣火器兵仗黎然具矣主
客官兵六千四百有奇似可保其無虞矣奴
賊率其大衆竟薄城下客將張旆勸其出戰
而主將鄒儲賢退縮城中未及竟日而清河
遂以不守傳者以爲不戒撫順之慘職等聞
之有不覺相對而潸然淚下者矣遼左將士
習於怯懦畏敵而不畏法固所從來至于今
日尚復如是亦且奈遼人何哉若麻承恩者
援遼總兵也犯搶清河之報傳聞于二三日
之前暨清河旣失未聞承恩駐防何城應援
何處則又令人不可解已夫清河不守遼之
藩籬盡撤而遼陽危矣遼陽危而全遼不可
知矣職愚私爲遼事計謂其戰氣之當鼓也
奴酋之一陷撫順再陷清河也疾如飄風輕
于舉翼莫不以奴酋之鋒不可遏矣如賀世

賢黷陽一戰斬建夷一百五十餘級則又安見奴酋之終不可殺而我軍之終不可振也耶大約軍士之強弱無常激之則奮黷陽之戰賀世賢獨以身先之勇鼓舞衆志斬強虜而保孤城俟按臣查明之日卽題升賞以示優異誰無功名之思者有不聞世賢而生氣乎戰馬之當議也諸將援遼所恃以衝鋒陷陣者則家丁耳今聞各將家丁皆以無馬之故不得出關督臣汪可受爲之搜括于民間借資于真定不可謂非區處之多方已然民間之馬易進真定之途尚遙遼左望救急在旦夕此又何濟于目前之事乎職以爲京營之馬可挑選一二千匹發赴山海給與諸將家丁或以買來西馬抵補京營不過一轉移之間家丁得援遼之用京營無空群之虞斟酌緩急似亦便計伏乞勅下部議勿少緩須臾可耳軍心之當結也向來遼人偷玩靡所震疊

皇上賜經畧專征之劔不患威令不行矣獨計遼左以殘破之餘欲得三軍死力以扞強敵必當使其寬然有餘然後可以養其壯氣而得其忘死之心今聞各兵至遼者無不譁然苦其不足卽其愁苦呻吟之狀尚望其有親上使長之忠乎臣以爲總督經畧當議各軍之餉如援遼大將家丁每日若干遼之舊兵暨召募新兵與夫各鎮新赴客兵每日若干酌量數目開例上聞務須比前從厚昭然見

皇上德意軫念士卒從軍之苦

皇恩旣洽然後士卒不用命者以軍法從事惠至而威行庶乎軍心有死無二疆場可保不然未有樂于戰鬪爲我戮力者也至于援遼諸將帶領家丁業已次第至關顧其托言無兵藉口無馬屯聚于山海優游于道路或逗遛觀望或驕橫難馴

朝廷旣賜經畧之劔後至之誅當在不赦伏乞再勅經畧便宜行事俾其無褻主威以承

上命當經畧楊鎬出關巡撫李維翰褫職之時臣
意奴酋小醜不過一經畧重臣可以制其死
命今且跳梁無已縱橫難制經畧且移防遼
陽矣經畧東行恐西虜竊發廣寧不無可虞
臣同官吳亮嗣日有更設撫臣之說尤見其
識微慮遠籌邊至計乞卽

勅下吏部所當急推以資彈壓者也凡此皆遼事
最要者臣敢敬竭區區之愚以貢上聽伏惟
皇上採擇俯賜施行

○禮科給事中元詩教題爲議設遼撫以專責任
以重封疆事竊惟經畧之兼巡撫也原就未
用兵之時言耳官屬不必更設便宜可以行
事事半功倍居重馭輕其誰曰不可今則奴
酋陷城尅堡月無虛日猖獗益甚撻伐難緩
兵餉一集師期須定計將爲用兵之時矣當
用兵之時而猶令經畧兼巡撫如故地方之
文移不得不剖決諸虜之動靜不得不籌度
將領之分布不得不計算凡此皆勢之必不

容已者其在經畧夙負長駕遠馭之材固饒
能當此但多一番幹辦輒費一番精神東西
顧而左右畫非專心致志之道也矧軍機所
係最重大亦最殷繁變化在于須臾指揮出
於俄頃羽書旁午日不暇給寢食俱廢時或
有之而可令其有兩用之心乎且經畧旣赴
遼陽則不得復還廣寧明矣總兵李光榮雖
戰將乎縱偏裨以下暫奉約束調遣惟命然
大將之上更無彈壓之人而大將之威終有
難行之處久之或生玩愒急之或致齟齬節
制稍失瑕衅立見抑豈萬全之策哉職愚以
爲宜令楊鎬卽于遼陽特開經畧府專以撻
伐奴酋爲事廣寧仍宜設巡撫一員禦虜之
事一一付之庶責任專封疆之重免有他虞
保無後悔及今之計似莫便于此者顧求遼
撫于今日亦難矣必得如貴州巡撫張鶴鳴
其人者出萬死一生之計經百折不回之心
是非毀譽不能奪成敗利鈍不能惑一以滅

苗爲主幾至以身殉之允若此然後于封疆
之事始克有濟耳此則吏部所當急爲擇選
者也夫此非職之臆說也更設巡撫職同官
趙興邦吳亮嗣皆已言及于此矣伏乞

皇上超然遠覽穆然深思重爲三韓根本之圖
勅下吏兵二部酌議妥確作速施行

○戶科給事中官應震題爲敬陳援遼急着以備
聖裁事粵自春間正陽門河流盡赤已爲頃者清
河大剝之兆彼不半日而六千兵悉被虜劉

雖有鬻陽之捷獲級一百五十顆然而得已
不償失矣夫清河六千兵不加少以鄒儲賢
張旆而敗鬻陽一千兵不加多以賀世賢而
捷則將兵之別有機權而將將之須揀謀勇
可見于此矣除鄒張二將存亡未卜而賀世
賢業有查明優叙之

旨夫賞罰貴明而厚懸賞格更爲激勵人心之大
機括世賢而下諸偏裨功次須俟論定若世
賢則身冒矢石決萬死一生之計其爲功豈

顧問哉臣謂今日事體絕勿膠滯故常世賢一人之功不必待查宜

勅下兵部卽今日前特議封賞倍爲優異庶出關諸將爭相競勸而有直前無殿後端必由此臣所謂最急着者一也總兵十數輩信地宜定臣往有措餉維艱用餉宜慎疏中意曾及此而或乃有出揭駁臣者頃清河陷矣潁陽官卒商民逃矣寬奠以經畧權宜且令隨便暫移山城矣假令各堡以到關諸將先令分途而守恐未必遽至於是外如瀋陽開鐵諸堡往不可諫來猶可追小堡合併而歸之大堡大堡畫地而分之將領平時各守信地有事合力併攻至若遼陽密邇奴酋而廣寧復逼鄰西虜今大將三四輩已到者俱赴遼陽矣廣寧雖有李光榮移駐而經畧旣去巡撫未推西虜之乘間伺隙不無可慮分布防禦亦應以守遼陽之法守之卽如楊鎬以經畧兼巡撫凡巡撫故所轄官軍人役亦當與其

俸薪紙扎等項趨卑並議總之不得密遼陽而踈廣寧臣所謂最急者二也夫內寧方可外禦神京之地居重馭輕自當慎固城守且奴酋爲謀甚狡清河小堡尚有內應而伺瀋陽消息者其爲奸細如所擒獲李世忠輩實煩有人以偵探窺覷我五城巡視最爲喫緊頃署院以考選五人請彼五人久于

輦轂閱歷既熟劄發又新

皇上何不速沛

俞綸且令轉委各城坊官沿門逐巷審編保甲異言異服盤詰惟嚴至于京兵宜不時訓練當得一大將居中主持庶根本可無他慮臣所謂最急着者三也夫急着雖有三乃設誠而致行之其樞紐總關係于

皇上之一心譬之家然

皇上主人也家被綠林之奸橫行寇竊主人高卧而不知問但以禦侮責之滅獲滅獲能用命而寇竊能驅除者未之嘗聞目今華祝之日

皇上趣此出御群臣延見商確兵當作何添設
大等七鎮兵曾否行至中途作何差官催饋
餉作何加增或發內帑數百萬聽經畧督撫
不惜金錢多召死士厚處月糧優卹喪亂此
外仍速點兩少司馬以佐樞政速允另設巡
撫以防西虜速俞邊臣廷臣共相推轂之劉
國縉以充監軍速下考選散館諸臣以集衆
思收群策夫自司馬相而四夷震驚汲黯任
而淮南謀寢犁庭掃穴所貴朝廷得人耳他
若自京至遼延哀綿邈止憑塘報乃得情形
脫或警出倉皇又或變生阻隔
皇上與當事諸臣何由悉彼中之端委乎是在兵
部于司官中特揀精敏忠樸者若而員沿路
偵詢蚤晚飛報統在

臨軒召大小臣工而共計之如是豈惟奴酋聞而
心懾卽諸將士仰見天子勵精群臣叶力縱
情窳之氣未有不激而超距倍常者矣臣頃
見楊鎬有官兵棄城離伍一疏立望救援情

苦詞迫及讀終篇稱救兵不至惟有效張許之節而已知鎬以身殉國臣甚壯之顧鎬氣甚壯所賴鼓鎬之氣而不至終爲張許者恃皇上之一念轉移在儻

皇上再不劃然猛省用人行政猶似平時浸假而河東西俱危浸假而山海危浸假而神京危皇上于斯時卽廢七箸憂之何益勝敗職言及此惟有呼天呼

祖宗之靈望其脉脉祐啟

皇秉倍加相協獲持而已矣

○遼東經畧楊鎬題爲官軍棄城離堡罪不容誅謹嚴拿正法以惕軍心并權便移民以絕賊望事職聞清河之變兼馳兩晝夜至遼陽據管協守叅將賀世賢稟稱二十三日出邊勦賊午間回至豐陽千總陳大道等已率新兵砍開柵木離伍騰山跑走堡中商民人等一空世賢正與領水兵都司周義守備徐九思三人在城難守等情夫兵已逃民誰與恃民

皆去城誰與存而千總陳大道與把總劉三德等不能禁之走又倡之走是尚知有法乎儻其守城官人人如此將全遼到處無堅城賊可旬日間窺山海關矣然遼中向無軍法不聞某帥於某年遇敵臨陣自戮一人者此何時也遼之存亡在呼吸而尚拘拘爲守常襲故之事旣經拿到審實誅之不可勝誅已將倡首逃出千總陳大道把總高炫綁赴令旗之下梟首示衆餘官俱細打一百責令各

自跟尋逃兵再行議處或者人心稍懾軍威稍震此事之經也又據管寬奠遊擊事都司祖天定稟稱寬奠城小兵單其中人民聞清河失陷俱欲奪門出城如再禁之頃刻卽有內變職念寬奠在遼陽東北盡頭距夷邊僅十里距遼陽三百餘里又皆馬不成列車不方軌之地城中舊兵僅二千陳洪範領貼防新兵一千餘名而生靈之衆又不下於清河賊今尚盤踞清河左右視寬奠若囊中物儻

一攻圍又不能守必不能戰必不能救且無
兵可救此尚可固執常法如鄒儲賢之合城
待盡乎城中旣涸涸思亂人情所不能已者
是聖人亦不能禁之矣職已急行一牌令鄉
官原任山西知州李尚法馳去宣諭百姓謂
賊非爭城利我女子財物耳但有女子財物
聽其携赴遼陽或各隨便暫移山城只以精
壯男子守門戶賊如有必犯情形城中兵馬
預先于城外依山星列隱隱示待戰之狀城
中男子亦暫赴山城趨避中有糧米搬移不
盡者亦俱焚燬如清野之計賊卽來無所得
且絕其奢望而我之億萬生靈可得免于殺
掠之慘此事之權也權非萬難措手必不屑
越而行適獲一奸細李世忠者渾身穿紬緞
之衣俱係奴酋內丁自二十三日尅清河後
一時遣來者六人探瀋陽兵馬若干欲八月
初二三日攻尅瀋陽否則的在初七八無疑
職意諸奸細知職西來必相窺覘隨出白牌

二面云職所帶來兵馬四萬一半分防靈陽
一半分防寬奠俱限初一日到信地佯若不
備瀋陽者出牌次日因復搜奸細于城中復
得奸細一名李成功審與前情無二今共鎮
道謀守瀋陽兵卒寡少其勢萬分不得不以
戰爲守亦必期大創以雪深讎蓋謂瀋陽之
援已無望于關西儻如逼犯遼陽而西援復
不至者職雖陽人也亦知有張許之節而已
矣謹于困迫之中畧具兩三情事以聞

○戶部尚書李汝華題爲遼危已在纍碁遼餉俱
在懸磬耳懇

天恩亟允臣那借採木稅銀以濟燃眉以保封疆
以安京師事照得奴酋小醜蓄惡甚大自擁
精兵數萬素稱無敵而又糾合虎墩兔憨等
虜攻遼以寇

京師之左嗣又聞暗結卜石兔等虜欲攻大同以
寇京師之右又聞暗結宰賽煖兔等酋再從
喜峰古北二口攻薊密以寇京師之北則奴

首之志不在搶掠蕩糗人畜至明也亦不止于遼東一隅又明也况其條進條退乍有乍無前取六堡而我不能守今尅清河而我不能爲備狂逞得志殺將破城勢如拉朽如此狡詐如此跳梁則全遼之地可以席捲長驅而京師之患不止震隣剝床將畿輔百姓不能保其身群臣不能保其家

皇上亦不能保其有而瓊林大盈之積恐終爲盜資也爲今計速遣大將出關是矣然有將而兵不足不以將予敵乎臣自四月來拮据餉事心力俱竭而那借已遍搜括已窮前後數十疏而得旨一二然止足眉睫之用後將不繼也所有暫借採木及省直稅銀一疏未蒙檢發臣仰屋躊躇又不得不再爲懇瀆先年湖廣採木之用議借稅銀卽蒙

皇上允借今以十年餘積臣疏上借一年是轉眼卽還之計也而採木之役非有如破城喪地之危也採木可借則危遼不可借乎湖廣可

借則省直不可借乎况省直解監之稅尚屬
外府未入內帑捐于內可救社稷封疆之危
永奠金甌磐石之固

皇上能不允乎一允而食足兵強一鼓奏凱則所
費有限所省便多不然吝嗇于前耽延于後
兵連禍結所費不貲將來不知所終矣伏望
皇上亟允臣疏容臣移文湖廣及各省直將採木
所借及解監等銀俱借一年庶積少成多以
救燃眉以助軍興則有兵有餉而將帥之氣
自倍可戰可勦而封疆之患可救矣

○福建道御史曾陳易題爲東事決裂可虞朝政
後時釀釁懇乞

聖明奮持太阿以保今天業事職推天下時而已
矣時以起事而事因乎時是以聖人不能違
時能不失時岌岌有朝軋夕惕之思無因循
苟安之病故能隨時底績我

皇上英明豁達千古莫及惟是邇年靜攝以來往
徃有後時廢事之失小事如此大事亦然常

事如此變事亦然其何以鼓舞人心而消禍
于未然定危于既傾乎昨者奴酋叛逆襲陷
撫順之時虜劉我人民覆沒我將卒同朝大
小臣工誰不疾首痛心欲滅此而朝食
皇上亦赫然振怒矣假令于廷臣集議之日刻期
督臣出關攝巡撫事立逮遼撫于獄徐議其
罪頻促經畧之來賜劔專征而又卽出帑金
百萬募三韓死士併力備禦畫地防守計必
有倡義而嚮應者又不時親

御內廷召見二三大臣商確方畧問兵於司馬
問餉于司農先聲足以奪人有備自可無患
則雖撫順既失之後或可必無三堡之陷又
何至有長勇之失利與夫今者見告清河之
覆沒哉無柰我

皇上始未嘗不震驚而後乃稍稍忽畧僅從廷議
用一經畧一總兵起二三廢將而止以原議
五十萬帑金之請僅以十萬應也舊撫李維
翰失地喪師與副將麻承恩逗遛觀望罰均

從寬假督臣駐節關內而猶望各堡喪氣落
膽之餘卒枵腹以保封疆也彼以衆我以寡
彼以飽我以饑彼以戰勝之餘我以喪敗之
後彼以信賞必罰之令乘我畏敵不畏法之
將士此不待兩軍對壘而成敗勝負之形已
決矣安得不成彼奴破竹之勢乎曾紀嘉靖
庚戌之變僅越旬日而京師解嚴者則以
世廟及時應變臨御便殿令群臣各書所見勅責
逮繫失事之臣而尚書丁汝夔侍郎楊守謙

甚且卽訊至死何等赫聲濯靈虜豈不聞風
而遁也史稱漢高不善將兵而善將將我
皇上昨允樞臣條奏特以劔賜經畧楊鎬以斬將
帥之不用命者而悞事總兵李如栢姑着戴
罪管事後到各總兵

嚴命出關嗣是九重雷動三軍電掃庶幾將將有
法矣然有將無兵與無將同有兵無餉與無
兵同是軍實與軍法所當並行者然職猶惜
其不早固不免再失于東隅特可冀收于桑

榆云爾而我

皇上年來行事往者之不可追亦多矣如閣員三五不爲多也今輔臣獨相勞且久矣及今枚卜不旣後乎儲訓春秋有常期也向托之夏熱而今則秋涼矣及今開講不旣後乎九列卿貳有額員也今有正無貳有貳無正或併正貳而無之匪止一歲月之近矣及今點用不旣後乎考選散館諸臣虛度歲月揆以國家三年一考之法幾至兩考矣今尚未徼

俞旨不猶後之後乎執審之無期典試冊封之屢改其期以日用常行之事而至遷延若此此胡爲者也至于繆臣劉光復

皇上原無重罪之意而在廷諸臣咸以爲無大罪者奈何至今不蒙寬政也凡此數者

皇上終不能不行而行之每不及其時如常人時當食而不食後雖得食腹爲果然而元氣受病多矣職今願

皇上當萬國嵩呼之會爲一時更新之政時當賞

則賞當罰則罰時急在兵餉則議兵餉以至
開儲講允枚卜釋縲臣補大僚下考選諸事
一一及時行之將見朝廷之上別是一番景
象儻所謂戰勝于廟堂者不在是乎自非然
者泄泄于方蹶之天而自虧其日中之業唐
宋之末可爲永鑒
皇上可不深思而亟圖之乎圖之此其時矣

○戶科給事中官應震題爲遼兵結局無期遼餉
支銷易盡謹博稽群策特請

宸裁仰祈

聖明下部酌覆以濟危遼事竊自三韓連失六堡
刻下清河之慘更加撫順之初駿陽旣已一
空寬奠復爲蹙徙此等景象所期剪滅而後
朝食寧俟月計歲計者乎以臣一得謬慮萬
全非多積餉以厚養兵必無幸者卽前日會
議三百萬寧足了此而况三百萬中尚有七
十萬茫無着落者耶瓊林大盈之積旣愜不
肯捐金花權稅之留又忍不能割十庫改折

之議久屬留中南都鼓鑄之疏尚稽題覆香
蠟之冒濫請裁未裁營馬之虛糜請革未革
甚至司農嘔心措辦今且借無可借搜無可
搜然則遂束手待斃已乎抑拘文牽俗以尋
常計國籌邊之術爲是規規而已者乎蓄艾
已云後時治標不妨通變奈獨思獨見媿無
千慮之愚而爰諏爰詢幸恃群言之集則有
謂南兵部每年總庫收放三司錢糧貯數尚
饒且該部馬快船水手工食自部臣倪棟倏
議折色尚有留庫者矣則有謂操江水兵餉
銀尚有存剩各府庫者矣則有謂南後湖冊
庫每十年大造贖鍰用充衙門修理衙役工
食等費若稍節省亦不乏積餘者矣則有謂
滁州行太僕寺馬價尚堪動支者矣則有謂
鳳陽等府自二十九年至三十三三十四等
年因修河工借用戶部解京額辦錢糧及漕
折銀二十萬至今未還不可不專疏請

旨另催者矣則有謂河南山東修河銀或貯該省

庫未解或解濟寧庫未用者矣則有謂河南
漕糧原係折徵赴小灘等處買米每年買米
外積有餘銀若干河南旣然山東亦有應查
者矣則有謂兩淮庫似尚貯有餘鹽銀及河
工銀者矣則有謂淮安倉四稅正額四萬五
千兩給運軍行糧餘稅每年約八九千兩不
等俱解入淮安府庫自四十二年題准餘稅
盡解濟邊本年止解一次至今四年未解若
專疏另催亦可得銀數萬充太倉之涓滴者
矣則有謂許墅北新關九江臨清蕪湖淮安
揚州等關多有贏餘儻能助邊卽爲優轉但
不得借名加稅商賈者矣則有謂庫餘之搜
括積逋之催徵雖經部疏業奉

明旨乃各處撫按有司但分珍域罔念同舟於先
後移文不啻髦弁棄而故紙視至今數月罕
有應者戶部何不將有司摘其一二已甚指
名徑叅或不時開送臣垣代叅者矣則有謂
各省藩司庫與兩直隸府庫不拘正項銀兩

盡從權借酌量地方大小限以數目勒限解部協濟俟遼平之日如有支剩卽以抵充各處京邊額銀若無存餘各撫按司道將郡邑無碍銀兩搜尋抵補如萬一別無可抵方倣征倭故事作何議派但以本年之內抵數而止不得過年復徵總俟臨期再酌尚爲未晚者矣則有謂事例開納雖積有歲年然輸納多者不過數百金止耳惟是納兩殿中書在一二千計往時見任多至二十員近見任四員而外僅納者一人遂爲數年之絕響蓋此輩素封欲籍貴顯虛聲誇耀間左年來防杜驛騷出差有禁長安米如珠此輩不以爲榮而以爲苦其孰從而樂趨焉夫近日銀差多用叅軍武弁恐反滋偷盜弊孔如陝西差官王立恭等所爲何不間用中書等官但于郵符中除鞘損用夫外其本官自用夫馬限以定數旣絕驛騷之擾兼廣援納之門者矣則有謂議助于富民或戶部刻一濟邊義民之

劄每劄限定例銀五十兩州縣大者給劄三十中者二十劄小者十五劄令有司榜諭通知有樂輸者卽給以劄空街遙授旣殊鬻爵之陋規禮遇公庭又遂榮身之志願推而廣之除給劄外又倣山西濟饑者爲濟邊例如山西撫臣陳所學荒政條陳內獎義輸一欸凡士民輸銀并宗室及品官有助賑者分別多寡題請旌獎疏上報可尋有河津之光祿署丞劉承言等曲沃之苑馬監正李永貞等各輸千兩題請建坊此卽近日見例可援至若南太僕吳炯之捐資助邊數至巨萬特取溫綸則猶士大夫之可以風者矣以上一十四欸特臣風聽之臚言豈曰經邦之石畫第臣念川百奔爲海吹萬集成聲儻可兼採乎二三豈盡無俾千萬一伏祈

勅下戶部再加諮訪的確斟酌覆題寧儲有餘而以餉裕兵收桑榆之勝于異日毋貽不足而以兵待餉致襟肘之露于目前其于撻伐未